

嘉慶寧國府志

寧國府志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國朝

上操撫部院請改折黃連書

孫

襄

宣城人

寧郡黃連一解歷代相沿止徵折色前朝隆萬時每勦折銀八分計價派田僅課絲忽後加至每勦三錢載入條編亦每錢僅一毫有零仰明季儀曹割付所稱徵納本色究仍於三錢之外稍稍議加從未採買百勦五十勦馳驅解部者賦役全書部院批回昭然可據

本朝廓清江南丙戌稅租粗辦丁亥院道定制解北藥材二十二味均從寬假戊子己丑小民安於四分六厘之編折輸將屢勉庚寅臺檄下頒陳邑令未查舊冊聽詳估價遂有加派之請然如派數懸天壤陳令竊知時勢艱難萬萬不能收納在任三載毫未徵令春縣示忽張通邑如駭卽就宣城言之

如半夏乾葛前胡茯苓桑白皮等項二十一味照依原額經制冊定價總計額增止一千二百餘兩特黃連一項以舊額一百七十兩之折而經制加至百倍有奇且現應本年惟正之供而併徵五六七透加之派縱有司筮楚日敝米珠草禿之日其能空拳應乎戶部移咨謂積年黃連未經解至正項錢糧歸之何處蓋不過守故冊稽編稅於郡邑耳未嘗較價川運爲寧民自有生命以來創此厚科也幸遇老祖臺軫恤民瘼陽春徧達莊衙頒定田式不使郡邑絲忽病於民間千載一時何能緘默痛念民生孔蹙地產告窮寧郡距關二千里距蜀四千里安能以不毛之貢遙遞而盼踰江涉海之商航况際恩赦維新若蘇杭織造山陝絨絨諸解俱翻本色倘通悉寧屬六縣此解舊額五百一十兩今新增合計六屬共五萬五千有奇併疊五六七與本年算之於是一年中勒限完納新增二十一萬有奇廟堂聞之必爲色動伏懇廣朝廷浩蕩之仁全億光膏隨之吸或矜從舊制或量加酌議繕疏特請移咨部曹爲民力逯不致呼蒼籲昊之嘆有賴連莫控之苦襄與合邑童叟薰双萬年矣

修城記

王同春

宣城知縣

宛城東北面大河西南臨山谷延袤近十里雉堞漫衍包絡  
原隰以設險洵巖邑也近且兵荒糧仍號罷邑矣不堪以力  
役征順治辛卯夏雨澤西南城圯址陷地者數仞廣四十餘  
丈越數日西月城告圯東南陽坡山城復告圯舉邑愕然莫  
知所措太守管公進余而言曰城重務也四郊多虞不可以  
旦夕緩而費且不貲民力竭矣帶有鑄銖宿儲乎富奈何請  
於上加派不可謀於衆編富氓不可以緩余曰謹受教其盡汰諸  
浮費區畫以鳩工公復進余而言曰今將形民之力而有醉  
飽心喪以濟矣假令先徵費後償價必無以應余曰請受教其  
儉必無以應董之胥吏弗躬弗親又無以應余曰請受教其  
息訟緩徵尼我公以從事蓋公之爲首精明簡富多惠政事  
罔大小余必咨焉投余方畧甚詳彼此各捐俸橐多士料理  
既推赤心以與僿工約給兩價以資爾陶爾其母歲母饋與  
匠石約給兩餼以贖爾膳爾其母情母偷復囊粟以須徒衆  
每役日給米一升及蔬鹽之費罔不詳盡衆咸樂事赴功恐  
後公復乘朝考夕剝之暇率余躬親臨視更其老弱節其勞  
苦問其飢寒而嘆咻之日傍暮方返於是人感公之忠誠益  
競勸子來乃刻木爲椿甃磚爲壁而灌灰以實其中增卑倍  
薄雉堞峩峩矣計西南修築廣四十丈餘陽坡山城廣三丈

餘西月城廣五丈餘用磚料灰料木料凡十萬有奇工始於辛卯夏成於壬辰春是役也官無額費皆設處爲功以民力不以民財是以衆庶爭先成功不怨豈惟不怨且驟然卓終始矣余不佞從事雖勤非奉教我公無以及此豈非其澤有堪不朽者歟工甫告竣會公晉汝南藩憲以行宛人士爲謀俎豆樹去思者不一而是役適成爰刻石以垂永久云

奉楊明府論復鄉兵書

許允成甫陵人

一切照臺疏以國用不足請裁撤分鎮地方兵馬以省供億萬一有事申飭有司訓練鄉勇自可固圉其意原主徹兵非增兵也地方原鄉勇在城有民壯弓兵在鄉有子弟民兵訓練之法在城則有司捕官操閱在鄉則有保正甲長演習在城者防城在鄉者防鄉即古昔寓兵於農之意固圉之策莫善於此明季因四方荒亂始設鄉兵每里養兵十人計入百餘人每一兵科派工食銀十八兩歲費金錢一萬四千餘兩民間撥筋剝髓以供兵餉而充鄉兵者皆異鄉及本境無賴之人止知嚙民不知堵賊地方無事則結黨怙恣有事則乘機擄掠民受兵害無處申訴幸遇操撫部院李公洞悉厥害盡行革去數年以來始得安枕今年歲近豐四郊無警無故復設鄉兵徒爲擾民絕無實用前覆不遠豈堪再蹈伏懇老父

母以愛民爲心詳覆院道體察毫末意申明舊典務收詞練實效無滋設兵巨害合邑不勝感激

### 題請黃蓮全折疏

鍾有鳴

巡按御史

爲率連年久不產遠方購覓維艱仰祈

睿鑒改折以充國用事伏維我

皇上法古絕今信孚四海錢糧項款悉照萬曆年間徵派誠唐虞再

見舊姓欲窮臣巡歷寧國府據該府六縣紳台耆民劉維仁

秦鳳儀等連名呈稱寧郡古稱宣州方書所謂宜連唐宋入

貢元朝罷之洪武定制太平縣歲進正貢四十斤至萬曆年

間裁減其半止折色二十斤徵銀六兩其宣南五縣歲派黃

連一千七百兩每兩折銀八分後酌照蘇湖常價每斤加足

三錢派於六縣徵銀解部此萬曆年間全書并廟崇五年以

前會計可按也向操撫具疏人告部覆尙徵三分本色之一

但五縣原非所產卽太平一縣舊歲上連根已挖絕植今楚

蜀道便採買維艱徒累血比懇念窮黎爲民請命改折庶輸

將無誤民困獲蘇等情到臣隨行徽寧道查議今據該道孫

登第呈稱照案前因循行寧國府酌量據該知府秦宗堯

申稱府屬黃連不惟數買抑且難解太平縣土產旣絕宜南

等五縣採辦尤艱所有應解一分本色黃連情愿照布政司

十三年定價每土連一觔價銀三兩二錢全徵折色解赴滿  
司彙解民樂輸將等情到道勸得寧郡六邑額解黃連一千  
七百餘觔外太平縣歲進土連二十觔歷來俱解折色全書  
可考迨我

朝因川途阻滯亟需土連乃盡改折爲本是以積欠未完前據撫  
李特疏具題部撥八分本色五百六十九觔一兩非太平縣  
貢連二十觔歷年積逋終不能完本道節行提北設朴徒施  
張泣求免本道觸日傷心如同痠痛今士民公呈該府確議  
應照藩司定價每觔三兩二錢減屬至當但折銀解部轉發  
別買難免水脚之費合無每觔除三兩二錢之外加脚費銀  
八錢共合四兩通作正徵解以甦民困等情到臣該臣看得  
宜南等五縣額解黃連素不土產惟太平一縣舊有黃連二  
十觔亦年久根株盡絕明季俱徵折色至我

朝改徵本色瓦差里民四方購覓但黃連產自滇蜀今值路途梗  
阻貨物缺絕是以數年積欠未完前據撫臣李自芄具疏題  
請部覆以編價既少黃連又非土產今所用不多改折三分  
之二仍用本色三分之一併解此亦部臣軫恤民隱之深意  
也查九年至今二分折色俱已全完其一分本色所編之價  
今昔懸殊卽日事退呼萬難措辦臣愚謂黃連必需蜀省爲  
佳寧連既絕土產部覆所用無幾若以皮骨僅存之民而必

望

欲竭辦難得之物誠非所以計邦本也臣至寧郡士民遮道哀號每斤願輸四兩之數此亦湯火望蘇不得已之訴也伏乞

上洞察殘黎俯將一分本色黃連准改折色徵銀解部庶百姓省採辦追呼之苦而

國家稍充軍需之用矣此係地方疾苦不得不冒昧上聞統祈勅部議覆施行順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題

### 重脩兩橋記

施閏章

環吾郡東而橋者二曰鳳凰曰濟川始自開皇中刺史王公遜唐宋興繕類仍大抵聯舟爲梁累石架木累倫輒壞橋之以石自明正統間知府袁公旭始公服官廉儉利興事舉不可勝數惟橋利尤永久當時翰林學士王英國子祭酒陳敬宗爲之記郡人祠祀建今二百年不廢以其山濼之衝也石甃跌器隆爲重淵上完下泐深逾尋丈非高工漁父弗見弗知戊申秋視郡事孔公問役所當與余亟舉以對公則與縣大夫李公命工伐石備良吏屬耆老董役勸助農隙從事經始方壘而孔公坐他累當去義不中輟未幾莊公代至日率郡僚躬親畚插楛梓雷奮巨石兩下丞徒被瘵分醪割炙吏



梓工勤築深塞漏拒水之砥崇廣如舊鑄金象物以歷眾族  
自冬涉春橋用堅實鄙人謀爲記頌莊公弗許明年己酉夏  
山涌九蛟平地水丈餘壞城郭津梁無算二橋屹然如山岳  
鄙人憑闌叫呼曰嗟乎向微我公之役橋於何有夫創始難  
修舊易脩舊於將傾功與創始等非袁公無以建百世之利  
非孔莊二公無以永袁公之澤袁公故有傳今敢不合而祀  
之以昭厥德先是橋東西皆官地碑亭翼然其旁舍守以橋  
夫禁重車母震撼後百餘年市民墜斃侵爲屢肆架屋盈橋  
萬厯丙子戊子間橋塌再火欄石毀裂識者病之至是完繕  
始盡撤屋下令日敢再屋以病橋者治以法然後延望敬亭  
曠若發覆咏李白雨水雙橋之句皆相顧色喜也後之人其  
毋扭苟安狗小利以隳前功則維我亭人之福於是者以盡數  
輩飭宇作祠且旅進盞請馬辭以酬諸石孔公名貞來由阜  
至聖尚莊公名泰宏遠東左衛人李公名文敏陝西會寧人  
其吏民與有勞  
費者必附載焉

府儒學記

郡侯莊公守寧之三年政清簡治橋架繕城郭以次修舉  
而郡學壞漏棟朽椽裂官師無寧宇公奮然身任捐三百金

程始上其事於督府麻公撫軍張公憲藩伯徐公臬司佟公  
提學簡公皆命其請捐縑粟有差郡僚邑長趨步淮謹公又  
命郡從事之能者三人及學博士率諸生四人更督遊縣  
堂齋廡門庭之屬附祠之所幾幾築垣塗墍丹雘葺易傷而  
更新者十不啻六七事訖率僚吏師儒行彌菜蔬兩泮煌煌  
若孔子之式臨而諸生登降輿俯瞻瞻以觀皆以爲前此所  
未有也乃屬余碑其事考志載府學舊在城東郭外明初徙  
今所正統間袁公旭撤而新之規制闕偉游經脩葺以迄於  
今凡以崇先聖紹末學也古之人自童子以至公卿無一人  
不出於學自小成迄大成無一日不由於學自祭視養老饗  
資聽訟獻賦無一事不歸於學此唐虞三代之盛也周衰學  
廢吾孔子始於其徒習禮杏壇洙泗間以教來世蓋有所不  
得已耳其後郡國各有學廟祀孔子宋諸儒講道其衆書院  
幾遍天下爲湖鹿洞之區絃歌盛於學舍於是學校爲虛器  
師弟子爲虛名昔人歎息久矣夫學者將以復性而明道非  
聖人之言不敢言非聖人之行不敢行也漢儒講經而或未  
聞道今人爲文而并廢講經此司教之長吏大賢所爲有風  
厲正學之責也吾寧故山郡地僻而俗淳盱江羅公汝芳守  
郡時嘗聚徒講學而吾郡周太常怡貢學博安國沈侍御龍  
梅大參守德後先倡明復有陳九龍履祥興起甚盛理學至

今不絕由是敬業樂學脩明孔子之道後起者之事也諸賢  
士其母鶯利而忘義非茹華而吐實明勞濟百家而荒六經  
四子之言漸漬涵濡以觀厥成將賢大夫之所謂興起教化  
而多上蒸蒸丕變其在是乎是役也始於庚戌季夏凡五月  
而竣費白金一千二百有奇上之者知府事莊公名泰宏佐  
之者同知唐公名崧堯通判董公名養性六邑長暨幕職學  
博均有勞助刻石紀名髦士嗟嘆咸願有詩以系之其詞曰  
巖峯之岡巒嶂之陽實維巽序形勢高張三徙攸定式廓其  
疆興廢百年英哲代起豈無脩繕乍完旋圯洪惟莊侯崇學  
殫力工部有程蔡史恪職作廟翼翼處外閭中有銷金石儼  
在魯宮大道未墜萃聖具存是則是  
倣天神斯文康熙九年庚戌十月記

### 山門游記

寧郡匝萬山其環河而當訝者往往致為洞穴而其環山皆  
洞交焉旁通者莫如山門巖石橫亘中崑如幾城高曠數丈  
其西爲文脊峯內多平野山爲郭廓其前後高下以洞名者  
曰朝陽曰紫雲曰蓮漪曰楓把口龍潭即此一脈許朝陽  
者南向夷壇戶臨三面蓋置硯先生披鹿裘坐石室處東百  
餘步從怪石中側而下墜者紫雲也窟深而曠特出寒氣自

西北穿礮谷深廣可三百步激激開流泉信年而導客而出山之尻所謂澗游者也左涉山馭又俯而中虛崖壁有此肥樹洞以是名其稍遠者爲龍潭大旱不涸遠窟其中嘉靖間土人竭水灌田雷奮龍見日爲晝暝其水東北逕澗游合澗澗於港口其餘如寶如井多深隱不可入春夏水漲澗輸萬竅衆山怒號若考鐘鼓始入門曰靈巖寺有古木數十圍人稱羅剎樹其新闢而卷者在腹曰鑿鐵在背曰竹影背隨山架宇倚石爲壁曲樹層樓人蹈空際而所謂鑿鐵者又一小石門中有陶子峯倚天昂首環顧崇巖萬怪竦發余少而聞之將老而游春日旣佳欲輿暉洽樂其洞穴之幽而多軒豁通朗給人游日類有道而能容者時無懼爾先生石室閤然然其人遁迹霜尤不與人接而極溫造訪物色使伏招作贊温故自可哉千百世下求斯人之車塵馬跡又可得哉庚戌閏二月二十一日記

重修張公標紙廟記

李文敏

城北五里許法露菴卽昔標紙廟也余嘗道過父老往往爲余言之然未能悉其詳及閱郡志南宋建炎二十二年張公果知宣州夜夢陵陽土神告明午有漂沒城郭之難公至橫澗度告牛背老人當可免否則數百萬生靈其爲魚矣翌日

公如神言往果見老人乘牛橫笛而來水亦暴至公哀懇不  
得請乃抱箱投水城得不沒未幾舟載一靴流至城北邵人  
求得公屍殮而負之回社廟標紙遂以名其廟嗟乎宛固名  
郡官茲土者循良美績代有其人若公之以身殉民指可多  
屈乎哉今宛郡城郭人民桑苞椒衍屹然海內巨邦皆公之  
道也從之報公者雖名宦有祀遺愛有祠若不藉此區區但  
自建交迄今幾六百載標紙之名尚賸賸在童叟口頰間乃  
使先賢遺跡竟至湮沒不傳也余心滋戚矣考易名法露白  
順治庚寅始規制既定余何必不仍舊貫爰捐俸置樓升公  
像於上傳後之人人瞻而仰之曰此昔亡身救民太守張公  
標紙廟也庶幾名改而實未泯聊存余景仰先賢之意云爾  
於是畧紀其事於石以告來者康熙九年十一月記

西津書院序

吳偉儒

寧國人

昔孔子設教東魯一時及門惟子游氏爲異人既而季札觀  
樂於魯夫子以佳公子稱之及適楚游吳季札已歿爲題其  
墓於是探禹穴辨防風氏之骨此游吳之明徵也輪蹄輟迹  
經傳無明文然齊邑城南有夫子巷浙江有孔子闢孔子井  
詢其所以謂孔子信宿城中而巷名度闕而闕名攸井而井  
名讓鄒東廓文廟記詳其事則夫子之遊此無疑也嗟手以

大聖人過化之鄉而賢哲不著於當時英才不顯於後人哉  
寧自漢而唐人不可考宋季吳柔勝與子淵潛皆尊朱子  
學爲名儒僞學禁起同時迨五十九人柔勝居其一然淵潛  
有自質於斯道有獲理學所由來也及明世宗時羅近溪先  
生守宛陵以師道臨民刑朴不用一節有鄒魯風王龍溪聞  
而嘉歎之因至宛與之論萬物皆備於我相得益彰時錢緒  
山以言獲罪退隱寧之獅巖三載著獅岩語錄先是鄒東廓  
因叢禮請倅鄆城與文奔接壤會膺郡守初泉劉公之聘於  
是三君子往來宛陵接引既多聞道者不少邑士習溪余子  
坪石屠公尤著羅先生之學一傳而陳九龍再傳而汪克一  
文春諸生延請講學當世亂之秋日會月課三十餘年不衰  
士之獲聞大道者非可一二數矣又聞向日諸先生開講時  
各有書院龍溪於古猷建水西書院近溪於宣城建志學書  
院東廓則有桐川復初書院九龍則有浮湖雲山書院況我  
文春固夫子過化之鄉雖夫子往而羹牆如在也舊有鳳山  
書院日久頽廢諸生聚會苦無定所至於我

朝康熙甲寅邑侯馬公來尹茲土雅志作人思復建書院士民欣  
然咸樂輸資爰於未秋鳩工經始越歲告成中建大楹三間  
後樓三間大門二東西廊各五額曰西津書院卽以是年八  
月二十七日夫子誕辰進夫子神位以周程張朱及近溪輔

之是時期日中天卿雲煥彩笙歌綠遠士民鼓舞騁集亦千古盛事也於是率諸生每月十八日一會每歲九月大會外郡咸集嗟乎夫子過化之鄉固如是歟馬公與夫子同鄉其加意於此若天啟其衷非偶然也後之學者其無負此書院之建哉康熙戊午年八月二十七日

與屈明府言裁扣夫馬書

劉楷

南陵人

前衆紳士里民以補夫馬裁扣事懇懇轉求俯賜查閱楷因先未奉教左右未敢率爾盡陳數日未熟籌此率闕一邑休戚萬姓脂膏代柔祥陳請卽於侯爲忠告有不致默默者蓋里役之困至今日舊例所應有如軍需採辦上下年公費窮黎縱與籌殫盡誰敢不竭誠懇命至夫馬裁扣久奉部文扣歸地之衝僻差使之多寡斟酌再三願行天下非但一縣一縣爲然苟裁之於上而後徵之於下扣之於前而又補之於後則在郵遞有裁扣之名而實仍未裁未扣百姓無夫馬之責而終苦應馬應夫况補者一而羨耗練求不遺徒飽庫吏之私業非計之善者也非亦承示核奪借適往白門未參未議近聞里民言所徵之數竟倍所議民力竭矣安得不皇皇呼籲乎竊惟候下車以來作養人材振興學校除清供之弊

聖令錄之苦善政多端每與邑紳士言及輒感歎不置竊非  
何所好也且事初行衆里民輸納恐後亦知爲舊時糧宜第  
行之已久弊實叢生古人有言能發能收則須通變矧輸納未  
任十餘載屈指榮耀在一二年間倘異日人情趨歸輸納未  
必如今日噴噴之口其誰能禁之相沿既久謂此弊始於某  
時某人恐亦爲盛德之累願俟圖之倘榮盛念平生察諫言  
之非激竊衆情之易安施憫隱之仁願寬恤之令或減除或  
議減從此歡聲載道則所不滿者僅驛卒數十人而德澤徧  
綏於德萬人知豆且及於千百世較量得失寧不信從哉或  
曰夫馬旣裁兼此透支在此輩減驛但里下業代債三年不  
識舊欠會補足否昔漁黠告變詭詞須急公茲羽微不馳勸平  
在即探諸事勢先後不同況此羣衣錦乘肥糜費無度不補  
不足補亦不足所可痛念者惟半菽不飽杼柚共空之黔首  
耳仁人在上可不伏候哉示昔昌黎上書有云惟執事可以  
聞此言惟愈可以此言進  
今日之謂矣翹切待命

### 革里排碑記

賈有福

太平知縣

正賦天下之大義也井甽南嶺上與下以無窮之樂利而下  
之所致乎上者涓滴耳願昔之輸將恐後者今則追呼而不



前豈世代之升降果相遞歟抑任其事者弗克審乎源流得失之數而因循相習故愈久而其困愈甚也如里排之說計畝爲甲編戶興徭意欲捐除煩苛與民休息其始非不美善而歷年既多奸宄叢生弊孔滋起入於官帑者十之一飽於蠹版者十之九每值其役流離艱苦之狀有非鄰監之圖所能盡給者矣嗚呼道窮則變事盡則戾苟非元老重望者毅然有以易之其誰與出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耶三吳係財賦重地

聖天子晉置兩臺于公某徐公某以緩我兆庶維二公釐奸剔弊裁章以批事爲首禁

俞言允行而大江上游又徐公所尚轄公軫恤民瘼洵灼輿情行之以實不以文以久不以暫仙源土瘠而民淳今見其家自爲祝戶相與謠歌欣欣謂此一舉也父子得以親兄弟得以聚室家得以寧農不致輟耕廢耜太息於隴上而土幸催科無擾清修於澗壑煙霞間也昔人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於斯乎驗之矣予捧檄再回端端焉惟不克遂率是無因次其文侈詳其槩末既勒諸石并刊刻成帙而

美焉之言益以誌嘉德於不朽云爾

### 重建鼓樓碑記

許廷試

知府

治周禮載司寇氏使掌夜禁以星分晨夕而禁行人後世鼓譟樓之設想猶存此意也宛陵邵署之東向有譟樓故址樓之制始無可考第其世遠年湮樓傾棟朽加以視融肆虐遂使譟樓豐碣化為荆榛瓦礫之場可慨已余叨沐

辛巳守是邦仲春前下車一見而異之曰郡地東方不宜卑窪且東屬震有豫象焉易曰順以勸故豫豫者人心和樂之義也卜其地宜興作有益於民爰捐清俸鳩工庀材委薦員丁應翰董其事余於政治之暇亦不憚滯暑往爲規畫料取堅樸可久毋事浮華規模較昔高敞復於旁置二楹以爲更役棲憩之所經營於季夏中旬而告竣於仲秋上浣是役也余非不知履任未甚旋興動作之爲勞然思事之凡有益於民者靡弗急舉而更新之矧斯樓爲地脈攸闕而任其廢墜焉可乎且夫廢興者時也成敗者勢也時與勢俱迫於不容已而動作興焉向之棧穢蕩然者今皆煥然矣向之鐘鼓寂然者今皆振然矣以之定更漏而民知寢興以之發破閉而民知行止以之誡巡緝而民知杜充而防奸則是提撕警覺之政咸寓其意於一樓而謂建之其可緩耶若夫城郭人民之世屢雲物變態之陸離一登斯樓則桑麻遍野烟火萬家繪錯山川儼如圖畫此又足以供一郡之大觀而使後之君子知斯樓之宜興而不宜廢宜成而不宜敗者庶幾一郡人

民共相悅和長享太平無疆之福  
是余之志也夫是尔之望也夫

重修府儒學碑記

郡學之建自宋應元凡屢遷明初始改卜今所面文弁負昭  
亭岡阜蟠拱文明宰器審勢表方永奠聖宮考郡乘前此有  
弊於脩繕者殆不一書而旋脩旋圮蓋官事類取塗飾吏餽  
匠偷材用弗良往往速完而易壞非僅學宮爲然也辛巳春  
子奉

命來守茲土

下車肅謁瞻顧秀皇亟延諸僚屬而叩之曰殿材新庀  
有崇共宇胡勿竟賦工門廡穿漏不葺且歷胡勿治成以前  
守某甫興是役適以他事去官子聞之憐然曰有是哉理廢

墜闕膠鬲非吾事也耶伏願

聖天子誕敷文敷尤嚴重師備頌歲

禮

巡幸闕里者再賦詩勒碑優崇之典度越前代所以脩明聖

教憫之風聲以爲萬國倡可不謂極至也乎凡茲有位承流  
宜化敢有不共於是詎古猶始首聖殿紀前功也丹楹刻楹  
法如煥如撤廟庶新朽蠹也次橋星門次周道綠垣版築塗  
墁具堅好也營敬聖祠於左偏因故址也學東南隅有臺翼  
然有塔屹然將以次及而有待者役病戮舉也憶今之學非

古也古者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  
秀異者鄉國以時貢於天子學於大學名曰遺士後代之制  
雖殊而學則未之廢也

國朝立學之制一沿有明之舊府州縣皆有學設教官以司之京  
省設學使者一人總理於上三歲兩試拔其尤者錄之學官  
殿最熟陟惟夕是選而鄉舉里選之風微矣然數百年來名  
卿碩輔英偉奇特之士胥於是出豈非制有古今而人材奮  
興初無今古歟抑寧郡固理學藪也昔時江羅公汝芳守郡  
時嘗聚徒講學郡紳則周太常怡貢東平安以流侍御龍梅  
大參守德相與反覆闡明一時蒸蒸嚮道闕風丕變蓋學不  
素講無以作人而教化之原揆之自上亦不信哉顧予愧非  
其人也爰進司教者而詔之曰吾嘗游浮圖老子之宮矣鐘  
魚象設威儀有秩仙梵鏗旬各勤其職毋寧吾仲尼之徒而  
使業荒於嬉行墜於惰會二氏之弗若語未竟多士旅闕於  
庭復引而告之曰若不見夫工師之營建乎厚以植基廣以  
集材謹視籌畫歷久無摧苟風雨之不成鼓蟻文以召災夫  
學亦猶是也專一其志陳之簡編加以礪錯學聖希天苟真  
行而岐趨即白首何有焉且道德與功名非兩岐也聖門難  
不言千祿然學也祿在其中子不云爾乎

富寧比年惠顧東南增入學名數分別大小中學有差又允廷臣請

屢廣解額恩至渥也明年壬午當大比而備學幸藉手告成爾多士尚其敬業樂業乘時奮庸以仰承

聖天子廣勵學宮至意是則予所厚望也夫

重修古北樓碑記

按郡乘府治三峯而陵陽爲之冠峯巔有樓名北樓又名高齋南齊謝元暉守宣時所建唐青蓮補想風流作詩懷之迨咸通刺史獨孤霖更名臺嶂歲月云遙幾於殘廢能支而未傾者數柱耳名區古蹟六邑觀瞻安可目睹其頽敗而不爲經營補葺乎於是益瓦繕甍築甍甍階與夫愈楹栝級悉新之樓之後有臺明郡守羅近溪先生題曰半月圍環古栢數草老幹凌霄儼如虬龍翠色欲滴與此樓互相輝映有此樓烏可少此栢耶登斯樓也則嶽亭麻姑諸巖列若翠屏宛向雙溪灤紆澄澈俯視亭臺城郭烟樹雲林綠白縹青豆人寸馬無不游吾目而騁吾懷誠如柳州云悠悠乎輿潏氣俱面莫得其涯者也然余之爲此非曰游觀已爾從來川嶽之靈鍾爲偉人宛陵素號才藪茲山爲郡脉一加培植而群山增色家水增秀將覓佳氣凝結豈僅民物以阜歟則貨以殖與意必有魁梧奇偉之士應運而起爲

聖朝

之意也夫樓成於謝公仍其原名額之曰古北樓不忘所自也

### 青弋江築長堤記

劉楷

江上惟善宛與弋與池皆僻壤而兩郡以宛爲經流水之發源於山者一出績溪一出石埭而旌而太而涇率南高北下外內合派以趨於江方其蒨陵谷走平陸溯泝湧至青弋而甚民山廬被患從此始青弋江者志稱古宣城治長河巨其中大於諸水故名其東隸宜半高原通津支流又已分殺其勢西則陵獨當其衝矣第自青弋江以上差多瘠地水性澆疏緩至是則兩岸各倚隄障爲固水陋隘不受東必滿悍而爭爭則地隘而水怒者先潰若柿樹澄清菖蒲諸處最其要害也康熙己丑冬使君佟公來蒞郡事念當戊子水災後號徵發虞盡反流亡明年東作將興下教諸令長各先時備築隄防無荒農事旣而吾陵人因青弋決口數處舊防衝潰殆盡列狀以聞乃親行相度形勢周咨父老咸曰東北歸當縣田賦過半凡爲圩者七十有八命悉懸此百丈之隄公以語余余曰信有之勢類高屋建瓦此隄一決則其下萬無能

禦是舉池飲兩郡諸水百折而來者一南陵爲之壑奔騰衝  
突盡穿腹地至於江濱而後已公太息曰害孰劇於此者於  
是程工役立期會與邑令方侯震梓詳議任耆民之善率衆  
者撤巡檢董君律監脩而公復時至其地徒步周視方廣高  
下竊俸食民以慰勞苦民益勸三閱月隄成由是數有秋吾  
鄉人懷公澤思誠貞珉以示後乃請記於余葢嘗考邑東鄙  
有大農陳唐元和中觀察使盧坦以寧國令范傳貞暇南陵  
而脩復之者韋司農璿爲之記所謂驅江波六十里闢荒梗  
數萬畝蓋當壽七上流其遺蹟今雖就泮讀斯記如見闢蕪  
莽引縷鍾周察勢便率作興事一何爲民之勤也且夫旱澇  
不常能使民去水之害與食水之利德澤維均至降熊幡  
哉自以爲守土親民不惜勞瘁俯而循范氏之事如我公所  
爲與古大臣之用心矣愧余無章司農之文表著傑跡如唐  
人已事而詳其地勢與水道以備當事之考核凡用知公之  
爲政卽一治水而小大之間有  
體要焉凡類於是者皆可書也

請改南陵縣爲大學疏

林之濬

提學

請題爲循例請廣入學之額以崇文教事竊臣瀕海下士荷  
業

特旨視學江南巡歷各郡伏覓人文蔚起皆由我  
皇上數十年培養之恩兼增廣入學之數是以童稚單寒咸思砥礪

誠千載一時之盛也茲因寧國府知府修賦俸詳據南陵縣  
生員劉景等呈稱凡進取人才以賦稅之多寡定入學之額  
歛寧郡六邑首宣城次南陵次涇縣查南陵額徵錢四萬  
有奇涇縣僅二萬六千兩涇縣同宣城爲大學而南陵抑爲  
中學又每遇歲科應童子試者南陵亦數浮於涇數多額少  
乞題改爲大學等情到臣隨經批行布政使司確查今據詳  
稱南陵編糧較涇將倍而人文亦盛應照康熙四十八年間  
河南學臣湯右曾以懷州葉縣之糧賦多於信陽請增入學  
額數之例懇請具題該臣看得南陵人才殊衆而額徵賦稅  
實多於涇歲科取士抑爲中學較閩之下未免遺珠似應一  
視同仁改爲大學則士氣益奮文治彌光矣臣謹同督臣某  
撫臣某合詞具題伏乞

旨聖訓部議覆施行

### 重脩宣岳壩記

張士驥

宣城人

昔之言水利者若寡白之渠尙矣大勢雖西北高東南下而  
猶澤陂塘以資灌溉所在皆然必爲政者創舉脩復爲一勞



承述之計使百世食其德吳越間最大者蘇文忠濬封田以  
還西湖之舊海忠介用饑民開白茆諸河之類是也吾宜有  
宜岳壩蓋唐時所謂德政陂觀察使陳少游置宋里人學諭  
徐光遠脩築明洪武中知府事楊公觀命光遠孫宗文別開  
新河多築小壩以達下流水利遂溥今之稽亭嶺下俗名壩  
坑壩者卽其地也壩凡溉四十里引寧邑界內山河一道由  
西注東折而北二里許爲三河口十里許爲蘇家澗又十里  
許爲官坪坪制如河道開口壩水爲入派支分股引以入於  
田凡十萬餘畝而分壩內爲四部曰東部曰西部曰蔡邨曰  
新溝歲各推首事一人鳩工協築此其成例也相沿既久寔  
以弛廢康熙己丑冬我郡伯佟公來洩事問民疾苦惟旱澇  
是虞適里人諸生馬彥國徐易徐成等以脩復宜岳壩請公  
單車往視集父老周咨水泉源委蓄泄利病作而嘆曰是誠  
吾民之大命也雖工費繁重惡可以已先是諸人具疾苦情  
形控之督撫兩臺事下藩司勘核會公甫下車卽親定筆畫  
原委面陳撫軍葉公九思善之議捐俸速其成公獨捐三百  
餘金召任事者庀材又行縣許借支常平穀二百石食諸士  
匠秋償之而委丞簿先後監視收三河決水不令漫入大河  
去蘇家澗之淤墊乃簿官坪均其入派始於康熙年九月竣  
於是年之十一月里人僉曰彼公孰貽我永利其世世無忘

因謀勒石頌德且以告後來者而屬余爲之記余曩以吏車  
至豫信開安陽有萬金渠者前中丞佟勤信公拜疏開游利  
溥而且長後興西史道蹟勤信公公世父也而公初宰洛西  
鑿七渠上人猶能舉萬畝千畝諸名轉相告詔以尸祝公之  
澤余所史屬陝州喻函相望以是頗得其詳今公於吾郡中  
水利在在修舉而茲猶歷唐宋以來垂及千祀人情憤慨或  
幾千廢矣一旦決口之圯者復固中流之闕者全疎且啟閉  
有時重農也而無梗和涉涓滴與共相屬也而無病私壅計  
田程功測水置楫皆出公反復周詳若營家事當守之以爲  
定法然則里人之欲勿誼於我公者其沐浴歌詠不異諫人  
世食明賜可知也公方將入晉清秩出領封疆異時爲文忠  
忠介之所爲利豈無大於斯者乎因書以俟之若下之分任  
厥役者錄工錄  
全宜別有錄云

### 重脩正學書院碑記

佟賦偉 知府

學校之役奉先聖先師釋奠其中而孔子廟祀徧天下人材  
放養於斯爲盛示學者以統宗也此先儒繼起而書院之制  
與始者嘗聞諸朝下有司以官錢治之若南康之白鹿洞衡  
州之石鼓南嶽皆唐人故蹟而宋儒葺以爲講會自此書院

日漸增設學者各得因所乘之地立之山長不必領以秩官  
商業執經不必皆博士弟子員而人材之出於其侍者實與  
學校相表裏然則觀摩淬厲可無其地歟余來守宛陵始  
至集多士於學宮考正典禮問遺俗知城南有正學書院  
而惜其久廢堂序號舍僅有存者慨然曰是守土者責也爰  
謀諸僚屬與郡之士大夫捐俸倡修人情競勸遂以協成舊  
祀陽明王子祐鄒東廓先生以下凡十有四人余始合祀朱  
子而王子次之其附者如故更名其堂曰明誠後有齋曰敬  
義又後曰翊密其講號舍統以楹計者凡三十有二左一區  
日經義右一區日治事遵胡安定先生例也右齋有樓卽俗  
所謂文昌臺者明都守朱公大器所建今修其圯者而上加  
其一并臺爲三重以與北樓相望故曰南樓可以居高明遠  
眺望前有方池有明圃因濬治之皆學宮所游息也外有二  
坊以表諸齋舍而遊之仍曰正學書院經始於康熙五十  
一年二月初一日至五十二年閏五月初七日而落成乃置  
以廩生講之來學者延名宿爲師教之余時與諸君子論學  
其中因進多士而告之曰蓋名正學其亦思學之所出正乎  
夫堯舜之道屢傳不其孔門授受微言與昔四子五經具在  
也朱子集尊儒之大成其學蓋得之二階子主微窮理平實  
親切人知其學思研求之精勤而不知其從容存養之達審

知其異金溪之偏于靜而不知其異湖南之偏於動特承學者之疑誤而失其真耳王子生朱子之後又二百年而南宋季世支離膚末之習未能洗滌日以陸沉故不惜直截簡易使人反求其本心功亦大矣而學者蕩棄先儒爲學之次第至於貴解悟馳躬行則其流弊爲尤甚夫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豈有汨於俗學淫於異端而可謂得其正者哉嗚呼此一書院耳自前明萬厯中郡守近溪羅公汝芳與鄉先生梅宛揆守德沈古林龍諸公建於陔陽峯北曰志學江陵枋岡毀於天下書院乃爲官鬻後郡守廖公恒吉宣令陳君公相復移於此曰待學其易今名則宣令尹君三聘而重修於崇正間者徐公大儀亦郡守也先是魏璫以掎擊東林廢天下書院後用倪文正公元璘疏復之往者興廢之微如此迨我

皇朝隆儒重道遠邁前古而推崇朱子爲尤至近更請諸士哲之列且輯其全書頒行學校誠不欲多士狃於虛寂之失而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相與講習切劘由是求入聖之階也茲余所爲特祀朱子誠仰承

聖天子意而亦願以所聞論學之大旨爲不善學陽明者稍教厚知之末流庶幾一念低徊跂望之誠與學人共見之而非徒以修舊起廢畢吾理郡之責也至其良材堅壁鍊金鳩工官僚

紳士共襄厥成凡職有勞者  
例得附書皆別錄一碑云

重修新稔壩記

宣城水利之在東鄉者爲壩凡十有二筮岳最大其次則新  
稔也蓋亦仰山河之水引入堰中使滯澁滿溢以次受之而  
田得灌輸焉近者湖河潰決於是有水泉之利而棄弗能守  
民始以水旱爲憂矣余洎郡之明年其里人胡大成輩以狀  
聞且繪圖請畫修復之法而推擇能任事者一人爲徐一就  
又輔以一人爲劉子恒叩之則感曰是役也前人有成勞闕  
三百六十餘年矣棄之可惜蓋洪武時徐惠劉晃所創知縣  
事王公文質主之其捐貲重建於萬曆間者則刑部尚書徐  
公元太也志乘碑版具詳本末今舊坪決者力難復堵諸相  
度鑿新溝便余卽按視周遭審其形勢見新稔一壩始於孫  
家埠訖於雙橋鎮激田四萬八千有奇其引河水入也經高  
橋坊下爲總坪者一自總坪而分則爲高坪長安坪鄭村坪  
施家坪者四此匯水之故道也今高坪決入河已久鄭村坪  
亦有決者而長安坪決口尤巨以是水利不能溥旣又按溝  
渠遠近相去之迹謂其民曰予得之矣長安坪者昔與鄭村  
坪二今可使爲一見鄭村坪有溝三日東溝曰中溝曰西溝

而中溝之下去長安坪僅入十餘丈此可鑿也遂令計步程  
工深廣各有率余捐銀買居民胡雅二姓田若干一畝亦以  
田助越三日渠成則鄭村坪中溝之水入長安坪長安坪之  
水入棟樹坪又下分爲五坪以次受之而水利均矣溝各有  
積斷斷有石閘又均其坪之高下俾無偏壑壩有首有部部  
四甲十七夫籃捷維均夏閉冬啟以便行舟凡興作皆徵高  
尉鏘珪董其事自後雖大旱居民恃以無恐而尚書之積補  
以復完余嘗考明史得尚書立朝不阿權相大節及其出撫  
西蜀討平酋羌攘地千里奇勲燭焉乃卽一水利而爲德於  
鄉若此況溯自明初久遠之澤送今服先疇者且世食之而  
弗思脩舊起廢其可乎若夫順民之欲以作其勤太守責也  
故書以告後之人俾有考焉

### 重修孝子祠碑記

宛陵有孝子祠在正學書院之右蓋爲桂邑鮑孝子而立者  
也按郡志孝子名邦志幼時母病割股療之病良已後母病  
劇慮不能起遂持刀剖胸取肝和藥以進母立愈事聞其  
聞而郡守徐公大儀立祠祀之有疑之者曰先王教民興孝  
固有中道焉非以爲難能而始可貴也故功令於前所稱不  
在旌例使悉如孝子之爲則是尋常日用之疏節皆不足以

言孝乎且自天子以至庶人五孝之殊孰非天經地義必以  
殘肢體捐難命爲孝或改弋名枉性之徒矣幸也母子俱全  
耳脫不幸以痛創肺腑之故立頒其母知之必悲愴以死卽  
不死而孝子盡先朝露母終無生理是不如而其身以奉親  
之爲愈也余曰人子之所致於親者無間難易皆期於自盡  
而已矣力不可爲至於殘肢體捐難命此其迫切愈皇且不  
知有身逸計弋名而枉性哉況夫孝子之母子俱全亦非倖  
也余曩幸西洛之永寧有劉芳者童子也其父溺於河童子  
驚泣赴水求之黃流洶湧數里卒抱其父以出余嘉其誠孝  
特爲表之邑志此與鮑孝子之事皆萬死一生而其親與身  
俱無恙誠之至者上可格天安可以警其愚耶余卽以此詞  
又備考傳志所載諸孝子姓名其事不同同歸於孝核考題  
而並祀之顏曰孝子祠示不獨爲鮑氏也俾我邦人知所感  
發隨其力以自盡而吾徒之從事正學者講習於斯當思百  
行之原以求合夫天經地義之大非專以設體誠誠爲極則  
也祠建於前明崇正元年中更圯壞余撤而新之是爲記

重脩敬亭山七賢祠記

宛故存七賢祠在敬亭山巔祀高齊謝公元暉唐李太白  
韓公選之宋晏公同叔范公希文而益以明末陽城張公蕪

山萊陽姜公如農或推宦蹟或號寓公或少而浮家或終焉  
埋骨率耽情於邱壑之窟美寄興於風泉雲樹之幽奇所謂  
千秋萬歲理境何應戀此者故祀之數亭云爾而予於其間  
不能無惑者考宋史姜公本傳知應天府開仲淹名召罷府學是范  
徒范公本傳亦云晏殊知應天府開仲淹名召罷府學是范  
公教授應天乃宋南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  
教授之目而並列諸祠蓋從來郡邑之志率奉傳會而俗本  
通鑑以教段應天為宣州與正史抵牾竊意范公嘗判廣  
德是中山川詎無曾經眺覽者加以賢者風聲所播遠近皆  
薰其澤宛與廣德壤相接也則范公之祠何必不在敬亭耶  
嗟乎自有茲山以來代凡幾易疆域建置凡幾更遠官遷客  
勞人韻士登臨嚮咏流連而憑吊者凡幾輩而敬亭之名至  
元暉始大顯方其高齋視事之暇雙旌五馬探靈異而問丹  
梯賦田賽雨為民社福自合沒世不忘其餘數公皆因其文  
采漸被德望負絕邦人口祝亦如仲卿之桐鄉鉅平之峴首  
遂使敬亭一峯聲齊五嶽又不獨劉夢得所云宣城謝公一  
首詩而已地顧不以人重哉比年廟貌殘頽雀鼠穿穴蔓滋  
虫篆几筵僅存子週而慨焉於是捐俸重脩屬宣簿宋廷光  
董其役三閱月而竣工檜橋頓新馨香增肅七賢有知其欣  
欣而康樂也必矣因論列祠祀之設於敬亭有非漫然者用



告來茲庶常葺之以期於永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則夫持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繼起之君子諒有同心也夫

與郡邑廣文言書院會課書

書院爲前賢講學舊地中祀王文成公暨諸先輩僕下中之始卽力爲修葺欽遵

聖天子

崇祀朱子至意因增奉朱子合祀焉業已敦請張進士耦韓爲經師庶諸俊彥肄業其中顧六邑諸生遠近不一致作輟無時甚非所以造就人材兼收並蓄意也茲特酌行之可以久遠莫如逐月會課爲便月初二日爲期會各學諸生於明誠堂課制藝二首詩一首累賢司鐸主其事課卷彙書院點勘送僕加評仍發學轉給諸生自爲詳閱卷有佳者隨付選刻昔伊川先生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茲竊傲行焉屆期僕自親至卽有公務或遠出飭役照常供給而會期斷不可以或輟也凡與斯會者修辭砥行相勸相規毋欲速毋厭故循循不已非僅以擷取科名而道德文章事功節義之士亦將於是乎出又誰謂鸞湖鹿洞之盛不可復見於鼇峯兩水間哉是在諸君認真力行之耳昔晏元獻知應天廷范文正公掌府學嘗宿學中訓督學者具有法

度物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學者輻輳其後以學行知名當世者皆范所教士也是時范以應仕至大理寺丞范監楚州糧料院字畧以現身鐸於斯者乎僕不敢望元淑而以文正明諸君諒所樂爲從事者也元次信筆不盡觀錄

芥子園義塚碑記

月令以孟春掩骼埋胔而禮有厲祀守土者主之至於今不廢蓋爲人牧者必當使衣食富室以安其生祭祀節節以哀其死至不幸爲天窮之民則尤加意憫恤而始來宛陵以己丑冬十二月入境尚民疾苦是歲饑春夏大疫厲先是戊子夏五月大水沒田廬幾盡秋七月復如之流亡載道民相枕籍死余郊行見積骸暴露爲之惻然適捐資首倡與司馬郭君別駕傅君宣域令馬君買山爲義塚募民一人捐二人捐給資糧四出收瘞爲籍記合五百一十間未匝月已近百塚計其白骨無主豕牛羊而噬狐狸者尤不知有幾可嘆哉夫視民如傷先儒尤凡引塊則此舉崇者其生因吾民也覆之塚土即無雨暵風喘精魂凝泊亦盡吾爲政者之心而已矣山在城西二里外芥子園舊者張沈詹三姓共受價銀一十九兩遺官正其四至之界

山稅視瀛澤園例當并書

南樓記

梅文鼎

宣城人

設在宣郡治南郡太守修公青士使君所建也使君治吾宣  
九年矣當己丑庚寅大饑大疫之後公一至而郡之民若更  
生焉請所以裨樂救療靡弗至所當與除者靡弗爲而特中  
膠庠曰文教者治之本也郡故有文昌臺居郡校之與雜地  
形寔皆以爲係合郡之文運歲久而圯甲寅乙卯前別駕常  
公太守宜公際民傑而高之曾未四祀又頽且墮公采芻言  
徵輿論捐俸爲倡修復之如葦如翼視舊加高增故巖峯巖  
斗直可手捫而乎吸迺矣而郡中謝公樓高據陵陽峯巖  
惟茲樓與之齊時謝公舊稱北樓則此俯南樓宜也南樓之  
左爲正學書院軒江羅公講學地也亦久廢不治公繕完之  
嚴祀者乎朱子及新建自公講學增諸公其中更廣置學舍  
數十間庖滿其備焉學者藏簡之所延名師課習之咕畢  
晴聲琅琅然也樓東綠巖壁以松檜皆成行前俯清池藻碧  
蒼蕭蒨花菱芙蓉蔚然粉波魚數百頭游泳蹠蹠池岸雜樹梅  
杏桃櫻棗茶竹芭蕉四時花草皆應落有致周穆以垣左右爲  
之門守者以時啟閉樓右址立孝子祠以祀孝子與書院皆  
臨池品列以翼樓游者入門拜詞下達臺前走道至臺左拾  
級以登做僦星臺臺極極視園池卉木已別有天地攬梯入

樓廡皆四闕指然郊內外萬家煙火與如畫圖更上一軒倚  
閣周望百里外山川悉覽而有也下樓左折入書院拜瞻生  
賢見誦習彬彬恭讓之心油然而生矣白菴峯至者通城堪  
龍首塔入左門過萬壽菴則先至書院沿塗聊眺尤日不給  
賞公既才敏精吏治案無停積公條多暇則借僚屬攜賞花  
往觀區畫點綴良辰美景則招集郡中紳士文人燕會賞花  
釣魚看紅葉即事爲詩每拈一韻使君走筆先成座客羣相  
屬和奏雅琴浮大白投壺較射以相娛樂四方知名之士聞  
公召來謁見者趾相錯往往下榻其間贈答篇章哀然成軌  
高者以齊書南史並刪載元暉守宜政蹟然至今稱之必曰  
謝宜城而北樓爲然與敬亭浙江昭耀占代地固以人重也  
今公之爲政於宜既久仁義孚洽於六邑旣溥且深所與詩  
人才士兩唱篇什倍從前結後之懷公於南樓奚啻與謝公  
爭未茂公於學靡所不精嘗欲於書院爲別設一席萃有志  
志者數輩相切磋講求爲繼世有用之學效蘇湖純義治事  
分齋成法以上應二三場取士之制事雖有待其嘉惠之意  
遠矣邦上程子友聲旣爲公作南樓圖且繫之跋程子借柳  
作賦賦之而命鼎以記愧不文又衰以病無能道述萬一聊  
識此以  
志仰企

二樓志序

黃叔琪

藝讀史至謝元暉傳心竊疑之夫其解褐登朝嘗四參王府  
三讓吏部矣卽出牧亦自東海兼領南徐而特以宣城見稱  
何賦且並郡也江表大藩從漢逮晉宋開二千石賢明聲著  
者代不乏人元暉起齊內史迨遂得專之後世無異詞焉果  
以其文章清麗冠冕若梁武簡文所稱嘆已哉古之人有言  
曰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余來爲郡退食之暇登後園北樓  
卽所謂高齋者謝公視事處也彷彿見憑軒秉筆其人斯在  
焉意必有遺愛被於邦人然而齊書逸其政事至南史并不  
言守宣城又何賦豈果以詩人掩其吏治耶將毋六朝君尚  
風流貴華賤質而裁筆者亦失之耶夫古人誌踪傑蹟當日  
旣不復存而獨區區一樓謂足以資謝宣城之名乎哉及覽  
二樓小志乃嘆前太守青士先生有先得我心者二樓者其  
一卽北樓又其一曰南樓地相望可里許世之相後千有餘  
歲矣先生一旦卽明太守朱公肇建之處增脩之始易今名  
郡人以先生常處南北二樓涵心和政講學賦詩也遂翁然  
以二樓歸先生焉余又得之輿論謂先生位政值戊子大穰  
後荒政最善所全活無算其延接士類惟恐後時因以想見  
謝公當日之爲郡卽於其詩約畧可見古今人不相遠如

祖歸單味連駕止容膝一今之節儉委蛇也如察壤見泉脉  
規星視農正一今之勸農勞酒也如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  
裳一今之嗟吁雩祭也如烹鮮止貪競共治福靡恥一今之  
茲歌都講也如簪髮逢嘉惠敦義承君子一今之傳餐輟洗  
也夫乃嘆元暉之於宣城果不爲章句掩後來者各審所自  
處而已先生尤雅意服古謂梁陳以下迄於元明北樓盛有  
題詠而南樓起明中葉紀傳本末皆不可沒於是程子借柳  
始葺爲志嗣江孝廉師退沈于元佩廣之於前人所傳畧備  
今人詩文在集者皆非苟作又以先生自著二樓紀畧附錄  
於後余下車三月適此編告成念代價於賢者之後欣慕芳  
軌恒恐不逮特卽所見頓釋讀  
史之疑爲序其梗概如此云

### 重建縣廳事碑記

杜

濱

宣城知縣

宣城古漢時縣考誌在青弋江其後或興或廢沿置不一至  
隋開皇中始併宛陵爲附郭首邑是今之宣城古宛陵地也  
唐宋以來所轄之鄱州軍路府縣有更置而宣城爲江表望  
縣如故初治所近郡城東南宋建炎中熈紹興初遷於城南  
迄明洪武己酉始遷建今所爲元萬戶府舊址噫上下二千  
年間無論官如奕棋室如傳舍陵谷之變幻無常卽一廳事

考有明以來修廢舉墜之難大畧可睹矣蓋自宏治重脩嘉靖癸卯即塌壞瓦卸磚脫議者孔亟越十二年乙卯而有南昌姜公來爲縣又四年己未江侯兩涯繼之迭議增脩乃先後俱以微召行未就至石池楊君始損舊益漸力任改作余讀江副都記深嘆其積運費重鳩務維艱也

國朝定鼎至今距前嘉靖又幾二百載矣中雖時有支葺大都皆因陋就簡而已余不敏於康熙乙未承乏茲邑下車之始門屏不蔽公室頽圯民不知爲官府語有之曰國有政事縣有序民乃風雨漂搖莫或寧處非所以格位儆官而勸民事者也况宣城舊棚地廣而僻民質而文又曰人物富饒風俗朴雅然而質僞相間器訟生焉其言已見於前代矣古者郡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民之官急爲政之本如視俗而施政察失而立防於以宣上德而抒下情非日夕與民相接即有所窒蔽而不通而且百弊叢生豪右得以把持於外胥猾緣以爲奸民隱日深巧僞滋甚而上下交病矣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又曰風興夜寐灑掃庭內雜民之章余竊以爲廳事之建脩所繫有甚大也唐孫可之言何易于爲益昌令庭有競民昔親自與語指白枉直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宋蘇文忠公亦謂民不能無訴則必見察不能無謝則必見省使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治余忝爲命吏宰制百

里欲使我彰善燁惡與民興利除害者非此堂乎欲使我勸  
農造士通工惠商者非此堂乎禮樂刑政之所自出簿書錢  
穀之所期會皆於是乎在其可緩耶其不可緩耶第宜自履  
更荒歉元氣未復民無可貯之緩無可使之力於空然無恃  
之中期補綻缺壞枝柱斜傾勢且岌岌而况舊日之頑僚  
五十無一二則今日之謀創也非因也用是夙夜憂勞以時  
拮据捐資備料節省冗羨次第六年始克就緒嚙何其難哉  
由正堂後廳及前兩廡吏舍二十餘間以至儀門大門俱屬  
新造內署則畧加補葺以非所急亦力有不贖矣是役也經  
始於戊戌之春二月竣事於辛丑之春三月總木石錢幾聖  
漆工匠之費糜白金千二百兩有奇巨細皆余親董其事方  
擇吉落成開與宣之耆老庶士共求政化沐浴太和而簡書  
內召計日就道追思待罪七載請凡清釐積遺剔除弊竇補  
救水旱勸理牙角朝考夕省取謂地方稍有起色然而余之  
心已竭而力已疲矣後之君子滄斯地者當此屬精圖治之  
時固能仰體

聖明以克慎厥職而坐茲堂皇亦且念前人結構之艱無或自暇自  
逸以拊循吾民余雖未敢以此爲勿翦之棠而宣人永世有  
俟旬之正余能無滋幸矣乎爰  
記其始末以刻石而寘於座右



督學按臨免鋪戶門差碑記

劉運鈞

南陵人

古者力役與田賦準而周官所載下地不與上地同役中歲不與豐歲同役斟酌變通誠慮重爲民累也三代以下唐之祖庸調最爲近古洎宋世而差役僱役各持其說以相是非要之張弛之宜務在便民焉爾我

聖朝監古作則賦役全書盡除勝國季年苛政在陵言陵則縣屬上游左轄爲南北之衝制府撫軍與藩臬諸司軫蓋之所必經前此嘗苦驛遞過客支給月濫操江李公痛加裁抑入告以紓民困今石簾亭鐫勒諸目可考也康熙六十餘載薄賦輕徭深仁厚澤徧海內何止一陵會中丞徐公用陵士大夫請下條編法一切諸役並入錢糧令長自爲召集而民間若無聞知惟獨督學節使屏傳供張取諸官任輦人夫則城居屨戶應之此舊例也我邑侯宋公來爲政十餘年釐剔振興不遺餘力一日學使至吏請徵發諸戶戶率一人公詰之以成例對公曰不然夫諸役之入條編久矣而茲取諸屨不藝且吾寧獨以避民不使承值者求賂以滋擾也立罷之邑中雖然初四城司政開有官有役矣又以民戶助守三水門則宜民城西北有臺曰倚劍舊以遠曠少居人故設護廳署宜駐防兵顧以民戶守茲三者惟紳士禮異不與其初

有功城池與縣治學校者前明時給免謂之帖子自餘悉號于弟兵公曰城門倚鎗吾封識付役加偵察其敢不共若水門無舟楫出入又不設警鋪無以苦蓋民露立良苦且餽完繕禾槁矣彼何爲者牙墻之外西北環宮房民避倚劍亦無庸也昔罷之邑中更驩然公乃諭衆曰縣有賑事令長示朝廷命以臨若若可玩忽乎昔人聞更鼓分明謂善其職况鄰邑取道運金供餉吾約束俾宿堂側共以民戶助守如故皆敬諾嘗聞往役者下之義擇其可者上之仁易直子諒之心篤於內則亭際已之祿不忍傷民之力而凡有微發所謂說以使民雖勞不怨非歟若夫不拘牽成跡使叱庶獲免於風雨霜露之夕不以無益之奔馳而廢有益則亦惟仁生明明生縣公之政於此可誌一斑矣邑人請刻其事於石以書來京師徵文謹據其質以記沿革之歲月公諱廷佐號翼菴襄平人以康熙五十一年來任久於其職而惠澤深直邑人之弗也

重脩城隍廟碑記

黃叔琪 知府

自京師以迄溥海郡邑咸有學宮有城隍之廟學宮者先師靈爽所式憑師儒弟子歲時周旋俎豆之側而講習肄業教

化於是興人才於是出風俗於是成蓋基重焉而城隍神則  
爲人禦災捍患且陰察其善惡彰焉揮焉以默劾守令之不  
及固非他祠宇梵剎比也凡有民社之責者其可泄泄焉漫  
視乎哉余不敢奉

命來守

是邦初下車滿神視事見廟貌圯側風雨閃蔽慨然不寧於  
心思有以葺之而時訕未遑遠及也歲甲辰敬先脩郡學乙  
巳夏工竣爰集前紳士於庭告之曰諸君上棟下宇以安厥  
哲實惟神之惠而城隍廟歲月滋久頽乎歲矣是用爲思錫  
俸倡脩余不敢吝願諸君共圖之諸紳士退而語諸耆老各  
持憑戶告焉衆聞令若嚮繇發雲輪百大曠集始於乙巳秋  
八月四日訖於丙午夏四月十五日檢奠孔飭丹旆率新寫  
堂遷展肅乎其嚴肅乎其靜也寢宮前各旁增三楹其後齋  
庖具備前殿則降階侍從胥隸之像於階下兩廊儀門外左  
右列六邑諸土神寢而移器楹前神之象於前門兩側以轉殿  
楹以短道昭等威明貢殿湯養慈也而自戒靈神以及諸神  
像形儀輝煌巨細咸備於是祠古相率竭神前敬告蒸成復  
聽言於衆曰余之汲汲於茲廟者誠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行陰陽而成變化庶幾雨暘無愆時和物阜邦人土其長享  
豐豫享順之業乎雖然猶有進傳曰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  
其九族以致祀祀然後神降之爾惟德焉召之爾豈曰廟之

既新我將我亭遂足以遺靈燬哉邦人士其敬之各散爾身  
牧海爾子弟非修厥德以迓神庥則謂茲廟與學宮相助而  
益彰可也衆曰善  
遂書之以爲記

### 募移建標紙廟合文山文公廟序

李 啟

標紙廟在北郊五里許里民迫思張公功烈奉祀建立文山  
祠舊構城北宛陵驛今爲廢地薦紳諸公方議修復二公皆  
保釐茲土遺澤在民不忘者也按張公四川成澤人宋建交  
二十二年知宜城夜夢度陽山土神告大水將涇城郭宜抵  
橫瀾求救老人次日公抱民籍以候果如夢老人曰吾奉上  
帝命不敢違公遂投波捐軀代民水頓消城得不沒文公則  
以一身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憫賑頑師長奕禩於咸淳庚  
午知宜州事振新廢務表式先賢踰月還朝勸農詩章學廢  
經思至今澤洽於民者深禮祀均宜並享乃標紙名存道左  
數株飯羊一稼無方丈住持遇水旱則民昇像請墮廟禱而  
棟宇垣墉浸以傾圮文公祠際地數弓亦僅存郊北乾隆元  
年余承乏來宜每因公過敬亭古道目擊張公荒廟燈燭徒  
孳欲重新廟宇式廟堂基愧綿力難成幸文公祠衆議修復  
竊思張文二公同爲宋臣同留遺愛祠廟相距咫尺崇祀合

一落成自易朔余生籍洪都與文公吉安故里爲鄰郡隨親宦獨甲午忝乙科復爲張公梓里今仕得與二公同方或瞻拜遺像或稱聞遺址觸景興懷低徊神往且先王父季父兩代殉難皆荷

國恩崇祀昭忠幾與二公之慷慨沈澗從容就義同一轍乃亭遠侯爵謚雖褒揚自昔流惠在民世已遠更未獲與山川神祇暨臨難死節者比而文公之祠僅存荒址撫念今昔更不能不感愀係之今若合安二公神靈贊襄邦治福國庇民且昭答遺澤誠當務之急一舉兩得人益樂於趨功第有廟需僧需出望其垂久謀畫未可不周也敬告同人共勸厥役

### 新建陽廟碑記

祝 宣 同知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惟神職司土穀驅螟蟘而享幹年捐慶黷而又區宇婦子恬熙仰賴麻蔭功德彰矣而其捍禦之績載在郡乘更有屹然不朽者焉宋建炎朝成都張公知宣州神忽見夢謂此地當淪陷僊公起而拯之民其魚矣詰朝水暴至公乃抱冊自沉卒挽天意清波帖息是拯溺之功張公身殉之而神實發蹤指示之也昔蒼水使者授禹委宛之書用能鎮支祈貪海若告厥成功茲以神之精氣所到遂回狂瀾參峽柱巖燦幽祇其事適

相類是宜金鑄壽宮圖雷翠珉者歟廟峙陵陽長維故制猶  
樓下窄不足以揭度妥靈而又梁桷赤日於廟六  
補紳士鑿合都俸屬成請於余曰明宮齋廡神所式憑御若  
瞻臨於是乎在敢不承肅願開檀施啟全模夫舍舊圖新固  
余志也乃卽其旁拓基而締構焉凡三閱月而告竣噫世之  
祈氓雜遝遠邇福於神惠者在在皆是也而茲獨傳其軼事迄  
有餘思非所謂炳炳靈靈世載其英者乎爰書詞而鐫諸石  
其詞曰神功赫濯績懋保釐茫茫黎庶百六運期示夢州伯  
拯此阨危稅除充爰填之熙熙齋宮華闕繡楹雲樹士女和  
惠駢闐來思我民報祀兮無怠其始自今欽於世世

### 重脩敬亭諸勝蹟記

楊廷棟

宣城人

敬亭自謝李相繼賦詩遂有名天下山半殿閣亭榭錯立竹  
樹中供游人登眺歲久以次就圯邑人僦上彩屬窳錢三百  
緡脩復之凡四所曰雲齊閣曰大佛殿曰靈巖曰山門仍  
其址而壯麗之與巖壑相輝映凡來游者由山麓盤旋而上  
陴四五折崎且迂兩股罷憊苦不支上彩創一亭道半得少  
憩頽日穿雲俯瞰深淵兩過瀑飛亦入山一巨觀初山主僧  
持郡公縑募因出樂助者蓋寡上彩非素封子輒慨然無吝  
色糾工匠材始於乾隆戊午夏終是歲而告竣厥功甚鉅上

彩里稱義門合五世食指數百獨力贖給行足絕世復雷心  
風雅黜綴名山爲謝李後勳宜書其義舉爲將來勸抑茲山  
有樓名額珠者更在雲齊閣之上毀於蛟故址僅存距今十  
餘年未復天都明經汪成龍捐貲重構殆聞上彩風而踵起  
者上彩字子懷受職未仕兄彬舉  
孝友才能任貴州軍民別駕云

重修郡學碑記

程侯本

知府

今上御極之二二年侯本奉

命守茲郡每於恭謁文廟見殿廡空門率傾仄敝壞而學博皆質舍

棲止輒惴然不自安哉

朝廷崇儒重道興學校以育人才現奉查凡有學宮應脩之處詳  
估興脩以殿階爲工民觀聽之地也宛學經先後估報而動  
頭尚須明文今大毀業已傾頽勢難維持爰商之前署府郡  
司馬視公兼告諸郡人士將擬治金範照集腋成裘適有急  
公慕義深也侯通州同吳鼓者趨郡告余曰設有日久矣奈  
是道恐購料規工不甚便今明府志在於斯一切工料之費  
曷願獨輸惟冀遠賢而蒞工事者以經理之余聞言心喜卽  
躬詣緬估約需銀二千兩有奇詳各院司俱報可該員卽照  
數備銀交貯宜庫復詳明以宜州衛掌印李君暨宜邑紳士

唐上彩歸大斌督理辦料典工經營籌度夙夜勤勞不數月  
悉成向之傾仄頽敝者皆堅整完美輪奐輝煌并建學廡正  
副衙齋各一宅於舊基於是乎黌宮育才有地焉  
聖天子尊崇祀典 勸興學宮以肅禮樂之意時予適以疾告歸里  
董事諸君副記於余用是述其大槩紀其歲月是歲三月庚申  
庚申夏四月是月二十二日告竣捐貲費二千五百有奇  
溼邑侯選州同吳誠也統馭其事則署府部司馬祝八立備  
侯本也專督脩造則宜州掌印部戎李君誠宜邑紳十爲上  
彩歸大斌也襄理工務則學博高  
允中張灝宜尉資漢也倒得並書

### 重修學宮記

蘇一圻

旌德  
縣

國家敦崇先聖尊禮師儒令天下學宮咸以時修治加置祭器樂  
器務使禮明樂備大典攸隆人知向學上各述經意至遲也  
按建學建自宋崇寧中嗣後歷代遞洗築加脩建余自  
乾隆五年來蒞茲上首湖望廟見大殿漸頹兩廡將傾而致論  
王君又以邑之人文過壽已久謀欲改革而苦於財力之無  
所出也華坦郡庠生方璧者慨然捐貲獨力任脩于因德容  
爲之具詳各憲經度規制擇吉鳩工重脩大成殿及東西廡  
前爲戟門又前爲泮池爲儒星門左右各置鄉賢二祠門外



東西兩坊最前爲照壁卽於是年九月興工越明年十月工竣共糜白金一千三百兩丹桂刻樹煥然一新池上石梁架空如飛虹布彩春秋禱祀芹藻生香猗猗盛哉誠勝舉也是曷可以無記余竊以爲夫子之德統三才而冠百王不待言而尊夫子之禮歷代雖迭有增加要莫如我

朝之盛士之嚮風慕義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感於誠而興於化又冥若吾旌之盛方君獨輸己貲振興學校又存田若干畝以爲學宮嗣葺之費其用意亦良厚矣工垂成而方君歿其冢君郡庠生蛟率其弟若姪終父之志復爲後圖憊倦以學校爲念吾卜方氏孫曾沐浴吾夫子之德涵濡乎聖世崇儒重道之化必有聯翩而起爲邦家光者子能無厚望焉

重建濟川橋碑記

祝 宣 同知

按郡志古宛陵郡之東跨宛溪有二橋一名濟川在陽德門外一名鳳凰在泰和門外隋開皇中刺史王公選所建唐李白詩所謂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其濟川一橋宋元符中郡守劉公理重構更名永安向爲浮梁屢脩屢圯明正統中樂安袁公旭來守是邦軫念病涉易以石橋與鳳凰橋并建焉國朝孔公貞來莊公泰空相繼視郡各有濟濟二橋功績第流溪

迅駛泗派刷蕩石址波孽於今戊午秋濟川橋忽圮余分守  
茲土攝理郡篆爲念是橋當徽發江浙往來孔道不可以廢  
而莫之舉也爰撰吉鳩工闢郡士民駢闐歡會庀器具探日  
時警鼓宵勸經始於庚申孟冬不一年而落成袁公舊規石  
欄空澗周匝四隅其上去來車輿無障礙頗稱壯麗惟俯視  
橋門洞若見底篋以固其厚址游波振清穹溢崩聚激階柱  
礎卒致頽壞余與宣邑張君周觀察勢便具爲規畫洞底四旁  
發以石板表嶺密緣基扁固護龍灣虎踞橫殺衝波同河曲  
之掌鮑希厥跡於不民固已大爲之防矣又故制洞門五空  
規下窄侵濫隈墻雁齒排撈矢激湍悍淪連崩迫礮岸爲之  
墜落礎石爲之摧碎理或然也今易五爲三洞減則廣廢故  
涯疏豁礙豁開水勢利導無復與厓隙相偏庶埤梁水濟乎  
橋面增高五尺慮深潦浩汗復至踰軼也非侈曩規詎誇今  
制要惟爲士民期於永久至其他制度則悉如袁公始建不  
復有所更張云

### 重修濟川橋碑記

張大宗

宣城知縣

亭稱濟川橋在大東門外與上流颶風橋相望太白詩所謂  
兩水雙橋也橋當由邳至浙之要津隋唐以來皆聯舟以渡

明正統間郡守袁公易以石厥後屢廢屢葺今圯於乾隆三年復聯舟爲一時計然溪匯宜寧二邑諸山之水繞郡而北以達於江每水湧纒絕歲數四壞行者病之四年冬余旣下車懼教化政令之未克舉弗敢以是役先輒心誌之越明年行春至其所太守程公以爲言余竊思之是亦令事也其議行之謀於衆首捐以倡費遂集乃經始於五年秋擇邑之老成尚義者司出納以董其事橋故五洞址窄不足以撼水今改而三拒水之砥深入數丈皆築板厚木畚土見底以發之巨石山厯鑿榫鱗比一址之費已半於橋迄七年五月而落成工付之費三千二百兩有奇崇廣視鳳凰橋而堅鞏則過之是役也捐者皆奔赴最多者爲邑貢生許誠家纒數頃之產而捐獨五百金司事者爲邑之人士周必英胡應探僑居人士朱守孟季永鈺葉兆芳皆不避勞勩終始弗渝而旌邑貢生方誠爲尤甚二年之間藥家不顧自食其食以寢處於橋之左心計手擘揮汗冒雪無有暇刻以迄於成又世所難是皆不可以不記

平糶記

蘇一圻

睦姻任卹賑行也其教董於周官大司徒而風行於鄉州族黨之地大率平時貧不候富富不棄貧猝遇凶荒貧免流離

失所之憂富益豫大豐亨之象善氣積爲嘉祥風雨甘民  
均樂樂胥是道也善夫西山真氏有云人之貧富雖有不同  
推厥由來本同一氣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爲念者其子孫必  
賢門戶必興蓋窮困之民人或忽之天地憫之我輩合天地  
之心則必獲天地之祐真氏此言至爲明切然今之知此意  
者鮮矣乾隆癸亥歲之夏四月范中丞燦移節皖城正值穀  
米昂貴勤思民莫大懼無以副

聖天子

軫卹黎元之德意而一時部民之殷富好義者或先或後各

出餘粟以給鄉鄰親族待食之家旌德小邑也僻在崑山竹  
木稱漆之饒遠遜他邑土田所出不足供半歲百姓尤困乃  
行南鄉江氏呂氏譚氏王氏諸大姓已於正月雨雪後公獨  
設米施諸貧乏或一月或二三月復各稌金購米減值平糶  
先其宗族次及庶姓而城鄉各大姓亦聞風興起出粟平糶  
如南鄉復口計口給米五合不責其價在平糶之外蓋自大  
中丞下車以來雖僻陋猶知向風慕義若此計姓凡二十餘  
家平糶米穀凡七千四百餘石人獲贍給得無苦饑餓者萬  
幾千口噫此亦卽周官睦鄰任卹之遺風與謹以其事上  
之中丞曰善亟勅石彭之以風後人

懷謝樓記

長 瞻 通 考

宛陵爲南齊謝朓舊治郡齋後北樓卽謝公休沐處也而通  
封廳有樓三楹虛敞旋旋起去北樓一牛鳴地疑卽舊所謂綺  
霞閣者樓之高聳與北樓相亞山閣如屏合杏攢簇於眉黛  
間而歲久日圯頽垣摧棟僅有存者瞻俾郡十餘年節縮歲  
之祿人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脩葺旣備頽復前觀顏之  
曰懷謝樓樓之下脩廊曲布闌楮四周重闕洞開窗窻互映  
宛然中流畫舫中也樓故東面易爲南向從形家者言當離  
位也樓之上拓其東爲平臺迴瞰北樓可揖而語也樓之旁  
構小亭曰迎旭按圖景云麻姑曉日亭與麻姑相值蓋取諸  
此也竹樹晚暎菱荷披拂謝公詩所云窗中列遠岫庭際俯  
喬林者屢幾似之矣史稱謝朓吟嘯自若而郡亦理職之不  
才何敢跋謝公於萬一而幸爾名賢慰息之地得此朝夕委  
蛇其間弔前嶺慕往哲登斯樓也不勝高山仰止之思焉此  
則廳之所每懷靡及也夫

重建太平縣儒學碑記

宋 敦

知府

國家聖澤累洽人道化成文教章敷多士雲蒸霞蔚已百年於茲  
矣我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尊崇至聖守御靡已一時天下學校靡不  
思修飾維新知屬邑之太平亦其一也按太邑文廟講在縣

治西至宋嘉祐中縣令孫君覺徙建於縣之東南爲明倫堂  
後爲敬一亭黃山三十六峯爭奇拱秀羅列簷前麻川富溪  
諸水環繞左右偉人秀士接踵誕生明成化間邑人貢生蔡  
麻中益地擴基增其式廓

國朝順治間盡圯康熙初令陳君恭復募鼎新二十一年壬戌生  
員胡師靖等又買學前陳祠擴建照壁越三年知縣賈君有  
福捐俸同教諭勸募重脩大殿廡廡門墻及明倫堂等處方  
重脩時鳩工伊始忽大水有巨木浮於東門外因取爲梁觀  
者以爲神助嗣是科甲游登文運大振不可謂非盛事邇以  
日新月故雖復脩葺不一然明倫堂竟傾圮草弗勿治講席  
無地忠義祠堵前偏塞科第亦久寥寂邑令楊君大瀆與彭  
君居仁同教陸君宏緒暨徐君用裕怒焉有憂之爲遴選紳  
士胡紹虞方雲從孫維藩趙佐理張鍾瑞黃振承胡世佺項  
之亮黃肇麟孫鳳翥項維經張鍾瑤孫貞方雲龍李文周家  
相下紫電趙豪等設法勸輸邑諸姓踴躍輸與爰迺庀材鳩  
工支傾起仆鼎建明倫堂移忠義祠於堂後卽其地創魁星  
樓兼皮經籍內則飾治道途明裡肅事外則繕以周垣塗茨  
丹簷前之黃嶽若益增高麻坡諸水若益加深闢園囿闢  
崗安堵於乾隆十一年丙寅經始越明年丁卯落成容秋學  
宮叢桂根旁茁芝艸敷華今夏復有暈雉五色集奎星樓柏

樹迴翔駟撥弋以供聖在昔前明嘉靖三十九年歙學泮池  
生臺閣蓮次年辛酉詳文穆公國發解南首乙丑中會魁至  
建極殿大學士成化庚子八月杭州郡學有一鳥五色飛入  
明倫堂喧聚繞觀以爲文明之兆是科李東崖亦卽以易經  
發解浙省甲辰廷試遂以第一人及第官至吏部侍郎今太  
邑有事蠶舍而乃丹桂蟠根蒸苗芝苗樓前古柏雉瀨文明  
此非其光與況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明年及第因號芝爲  
科名草雉又爲士子挾贊之先資吾知太邑之多士必有應  
運發祥羽儀王國將如棣樹之萼恭以鳳之靈帶其可翹足  
待矣而余則更有遙邑之先哲有訥溪周恭節公初與解山  
楊忠介公秦和劉鳴川公皆以理學節義文章爭光日月以  
波蒙難艱貞翁共日夕講學不輟茲爾冬上當邦隆盛世文  
教具興恭節爲其類諸生爲其易於以發山川之淑秀奮經  
術之先華企美前徽致身朝右處爲純儒出爲名臣期無負  
於今日諸公倦倦整飭學宮之盛意余忝守斯土樂視厥成  
亦有厚幸焉是爲記

育嬰堂碑記

祝 宣 司 知

育嬰堂制於何昉乎昉於漢詳於宋按漢章帝時始於嬰兒  
羸痺以及生子之不能養者此育嬰所自始然莫爲之地也

憲宗

至宋設慈育局尚有乳媪媪有常廩而育嬰堂因是以名我

時廣寧門外善濟堂賜額例仍飭各省屬於通都大邑量力

皇

上澤仁厚澤洽於民生議蠲賑救議賑不一而足保民如赤之懷

直賦漢宋而進三代矣願育嬰堂所在多缺何歛爲砂大則

程始難爲期久則規遠難司支納之籍嚴內外之防杜冒濫

之弊種種責焉是以當事慎之寧大郡也生齒之繁甲江左

天

而故未有育嬰堂歲甲子紳士耆庶某某等謀與是役而合

詞以請於宣宣乃倡會郡僚推有同志乃捐乃募乃購馮姓

民房壹業葺而新之將以次第舉適宋公敦奉

心也乃獎董率乃覆出入乃加鞠聖乃召鞠育兒有媪媪如

下人人有虞虞如千數月一再給以朔望期仍以其妾置田

如千畝俾老成者一人籍而掌之而堂於是乎落成翰惟古

先王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有養而初不聞有

棄子之禁豈先王慮未周歟何後世自戕所生之至於此極

也且嘗考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

於版異其男女死生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獻於王王拜

而登之天府典葬重哉豈意未流俗敝殘忍若慣乃至富者



以溺女爲常貧者並生男不舉藁而籍於道者歲數數也悲夫昔鄭渾爲政禁不舉子貢彭至舍盜不按而按城北之婦彼誠知所務異乎俗吏之爲之也顧寧郡養濟有院而育嬰莫爲之所恤及於垂橋之廢乃忍棄夫方難之設謂仁乎京畿首建而省屬莫舉謂令乎天殺胎物有禁也而民莫與孩其毋遺生成之憾乎則是茲堂之建豈敢自爲德亦仰體存老恤孤之至意而籍手以輔養濟之所不及云爾若夫可大焉可欠焉則紳士耆庶之責斯特其嚆矢余於寧能無厚望哉堂爲左右宅者二虛一以通出入焉又進樓二楹又進廡三楹其左門一楹進爲廳三楹又進樓三楹徹而通於右又進涵厨在焉垣周之是役也始於甲子之三月竣於丁卯之十月屬某某等請一言記顛末維宋公亦嘉宣之首事茲堂而樂觀厥成也俾勒諸石

成志橋記

梅毅成

宣城

吾郡屬邑太平最爲僻遠然界於池嶽自皖江及新安浙省咸取道焉山勢峻險路各阻深夏秋之交山水陡發病涉者所在多有顛其地非術要雖病尙少若東鄉自折嶺而下湫澗以上乃數郡必由之路峭壁四立崩窟迂迴其中惟洗脚

嶺嶺前旋徑特下臨深谿石齒巒繁竹筏不能施向故有木  
橋然水漲輒冲去橋去則路絕征人不得已攀藤附葛盤旋  
於四立峭壁間既勞且險病者蓋衆且一歲之中不知幾苦  
此矣鄉之崔姓于邑爲望族其庠生名英者嘗睹此而心惻  
誓易木爲石以濟人旋以病歿志未遂也其子國學生上眷  
字德菴痛念之節衣縮食經營會計審其費可以集事迺鳩  
工聚材經始於乾隆八年殫心盡力越五年戊辰八月工乃  
竣計長一千八丈用銀四千兩有奇予親家兩君別駕卽德  
菴族叔祖也嘗爲余詳述其事余聞而歎之是殆可謂善人  
可謂孝子也已爾菴曰非獨此也當橋成時或謂士民於地  
方公事損費至千金上者例得上請議敘子曷不以聞於官  
府德菴曰否否吾建橋以成吾父志耳非爲己叨榮地也曷  
請爲余聞而更重之且有惑焉夫世之人重財輕義者衆矣  
孳孳焉惟日不足率利是圖耳卽間有豪舉之士不惜厚資  
旋邀顯秩乃因題名而舍利究之私己之念正與嗜利者等  
今德菴之建此橋也但知成父之志而不肯藉以博美稱古  
所云善則歸親又曰爲善無近名其是之謂乎以云孝子善  
人不謬也因樂爲之記且使過斯橋者均有所觀感而興起

重建試院記

雙慶提學

試院爲衡才地地運之盛由於人文之盛地弗靈於人也使

商命視

學上江按臨宛郡郡守率多士以改脩試院請其役汪玉堂

募義獨捐以肩其事蓋其制稍爲狹隘且院前有司獄司  
說者謂其面圍圓於地道不利夫宛陵代多賢達未始非自  
場屋中來者曾無遇抑文光阻塞雲路也當不謂然竊意多

士幸生右文之世

國家培植人才至優且渥使者三年再試此年一試用以視文教

之興士風之良凡慕義強仁者胥鼓舞奮興於其間然後知  
此勉之重且大至士之樂有於中者不惜捐貲財費指畫以

恢擴其規模而使之巍然壯麗於以見我

朝文運之隆觀感振興其沐浴之源深也汪生秉乃祖遺言與其

伯叔汪觀瀾汪鏡汪國釗四分公輸銀計六千金一時鳩工

庀材既移建司獄於府治而頭門官廳及文場曠舍次第修

置寮然可觀工既竣太守宋君請余作記余既喜汪生之孝

友一門而尤喜其急公向義有以樹表士林汪生可謂賢矣  
夫莊子之言大鵬也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惟士氣厚即飛黃騰達之基試院之丕新固茲郡人文之所

致其所以肇鵲起聯翩之美者非地運實轉於茲而茲特有以培地運爾宋君守此邦有年其化導之功自有在余以采風滋止宜

石於

### 重脩試院碑記

宋 敦

自督學有衡文之寄而試院爲校藝之場舉凡賓興黜陟辨材服官胥於此乎始基焉我

國家重熙累洽加意作人妙選詞臣專董學政重以大江南北道里遼濶分設兩使就近按部俾歲科兩試生童無跋涉焉候之難甚盛典也宛陵名勝與區人文輩出轄六縣一衛並屬德建平二州縣在郡附考統計生童不下萬餘人而衡文之地因陋就簡何以肅體統而伸士氣夫非守土者之責耶粵稽寧郡舊有考棚二一在旌德一在郡城皆係察院舊址自兩江分設後學使者不復詣旌而郡城察院遂爲督學專署余游事初適值歲試職司提調暇視試院地勢泓隘其大門偏向東開僅背垂方儀門偏近府禁密制未協詢於介衆僉曰形家者有文星掩曜之說取徑偏仄生童進試時擁擠喧

摩莫可禁止操鑑者竭舍儲居吏不待言矣爰同僚屬輩亟謀所以更新者旌邑汪生觀瀾同弟任輩起而請曰此某父承年遺命也敢不竭力興脩以成使君之志余以工費浩繁未之許也生請益力余爲請於上憲皆報可汪生庀材量工躬親操作經始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初落成於本年十一月杪不費公帑不資勞賃計費六千金有奇是役也大堂後廡悉仍舊費而鼎新之售尤姓民房三間增建閱卷樓上下共十四間左右書堂各三間庖滿畢具別購他屋易道漆公祠地展拓東文塲號舍計東西各設坐號一十九路共二千一百一十號棟瓦整齊坐地寬廓有除道以通出入有箭廳以習校射移司獄司於府治後軍儲倉之側改建大門南向離位外遷東西官廳六間府屬州縣師儒巡捕各有次舍堂五間設書吏房若干間門以外朔左右珠房若干間胥役卽次如餘規模煥煥街道開闢土子魚貫而入彬彬有禮學使者自公退食從容校閱不患燥濕寒暑猗與備矣天下事易於衆擎難於獨任如汪生者可不謂難乎哉告成之日余方上其事於臺司詳請入

告

爲尚義尚文者勸汪生肅而謝曰此吾父志也亦以成使君之志

天

寵乎其自任毅然其自視欲然不伐其功不責其能此其度量尤也其何敢市微勞而邀

高出於尋常萬萬者余聞汪氏一門節行為閭里表率子若弟聞詩習禮能世其家昔吾鄉范文正公輸其宅以爲學宮其子姓科第蕃縷至今弗替汪氏長發之祥余於此舉觀之矣今

聖天子闢門造七聖入文以化成天下汪氏弟兄佳問風嚮義善成父志而又無憚榮計功之心異日者移孝作忠懿俊量才之選非汪氏之獨與余喜於籍手告成而幸此邦多士之得所寧字也謹爲之記以樂觀其後云

### 重修鄉賢祠記

貴中孚

宣城知縣

宣州江南之勝區也或出或處代有聞人豈人以地而特秀與然吾聞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苟賢者在焉斯足以壽千古至今訪小謝之遺迹跡謫仙之舊境輒令人徘徊瞻眺而不能去矧復名賢之生長而組豆者乎孕玉山輝懷珠川類有自來矣邑之鄉賢祠建自康熙丙申之歲垂四十年廟貌傾圮乾隆辛未夏余宰茲土操刀初試思欲尋古昔之衣冠每當春秋瞻拜望几筵而願有以整葺之時節因緣志未逮也有章生斯盛世德水滿從容語及慨然獨肩其任葺祠之述本於章君孝廉振世生乃以後裔而克紹前烈余固喜得藉手以觀厥成也爰畀之鳩工於今夏仲落成呈其冊二并錄

前使君杜公碑記及祠內有主而志闕畧者數人請詳載入  
府乘因求記於余余惟名節之昭昭事在前大業留天壤雖  
以大懷壁終不能匿其光况紀述綦備亦何庸置其喙哉然  
使相上立祠不數傳而倡義者否莫繼不且嘆後人之不古  
若干今章生乃能弱厥先志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夫亦在廟  
之靈爽所式憑焉者耶是不可不記也丙申之前奉祀者主  
七十有九爵位所書亦有說舛者章生乃一一參考而訂正  
之又復為後之請祀者二家立主以奉祠祀斯亦可樹之風  
矣

### 重脩崇聖祠碑記

我夫子金聲玉振繼往開來其古今廟祀如隆所以志高山  
景行之思者夫固踵事而增華矣在昔然王猶慮木源木本  
之無以溯所自也爰重追王之典躬為崇聖祠禮明樂備至  
本朝而極盛此宣邑之學自前明一再建今所而崇聖祠則特  
設建於廟前於廟之西自前明一再建今所而崇聖祠則特  
有餘年而棟宇之朽且架古不可旦夕待余宰宛二歲  
且復於祠而得所以稱負之方今年春進此邦人士而謀  
之咸願糾合志協衆力一新廟貌行樂事矣獨吳生國偉敏

容而前曰學宮爲禮教人文所自出而崇聖祠尤大聖人之所自出也倘使根本之地蕪穢不治其何以爲萬善勸國偉力難譏敢不勉獨任以導此先路耶余方樂諸君子之勇於好義而彌嘉吳生之知所急務也乃慰諭而獎成之闕三月以竣工告余從太守後誠日展禮則見夫摧者壑之朽者易之傾頽而滲漏者糝之葺之丹碧輝煌煥然改觀有不能不美程功之速經埋之精者益見

收入人深而感人切良不可以管窺蠡測而此邦人士平日之沐浴涵濡有獨厚矣吳生之善不可沒繼吳生而起者其善顧又可量哉謹次其終始之由以勒諸石俾世守心乎源本者固有其人若夫鉅工驟奏、度越前休則余且濡筆以頌之

重濬北城濠水故道碑記

寧郡東北城濠爲宛陵溪源出新田經嶧山之陽而句溪諸水入焉爲衆流之尾閘也城中水利西有珍珠河志載出西南珍珠塘北東環府後木直街出鐵牛坊水埭門達於宛正德間改從西北溝沿運東嶽觀側出城北東行入宛非復故道矣第按珍珠河北注從東嶽觀後埭門出城其西築高壩以捍之約之沿城北行次繞西頭海過北閩城濠又東至鐵



仙橋入於宛溪考之地形家言以隨龍包絡形勢方位盡善  
前人改制厥有深意我

國家百年涵煦戶口日繁北門吊橋濼蓋建民居竟等開闢致  
下流日壅域中水積泛溢爲害遂有抉埧門外西埧以殺其  
勢由缺口而出別土橋建橋而下鐵仙橋以橋各處幾至淤  
爲平陸矣民甚病之且深池之義謂何崑隆十七年三月甲  
橋民場災遂擬乘時開濬不令再行復建請於郡守宋公司  
馬祝公允紳士吳環侯等之請行查請詳當經覆請遂將埧  
門外古埧補之沿城淤塞濬之埧橋城埧則請復之復估造  
房則永禁之一時羣情踴躍畚插爭先不數月而故道井然  
城河之水由埧門東行過鐵仙橋入宛溪矣從此各爲歲漚  
則事不煩而功倍因爲之勒石以期久而勿廢

### 大成橋碑記

郭如阜

太平知縣

大成橋者崖生啟後與其族叔國光暨侄上春所重建也其  
先爲永鎮橋又其先爲洪潭橋凡幾廢興各亦數易前人創  
義捐脩著文勒石屢載邑乘中至是而更名大成蓋將集  
前人之成而擴大之其名稱其事不可不傳余不敏忝茲  
上業催生之好義而薄利濟於無窮也謹爲次而記之蓋橋  
臨大河乃黃山著嶺諸水漚衝之所而江浙楚越豫閩廣絡

釋之要區也自康熙戊子蛟發橋傾基址日就蕩滌往來病涉者垂四十餘年夫前人有行之後人弗克成之是古今人不相及也顧工費鉅民力絀厥成艱哉將錙鍊募丐敝敝焉執人裾而進再三之辭雖身任其勞其功較淺而成亦不易崔生直古人哉不恃衆舉不惜巨貲叔任三人毅然協力而成之傾廢之業煥然復新嘻可謂盛矣是役也昉於戊辰之仲夏竣於壬申之仲冬計費九千八百餘金而往來衝塞之區乃得各遂其坦然履道之樂倘非崔氏叔任力行利濟出於意之所誠然雖家庭間迫而致之且無如之何此自爲洪潭爲永鎮以來又一大興廢之會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至其中功尤足難者前崔生上眷獨力數千金捐建洗腳嶺溪河橋已告竣至是復慨然助貲襄巨工方工未成前邑令申其事於各上憲疊奉褒予并飭令叔任三人勒名旌善亭左以示獎勵茲余復課其貲費造冊告成上憲聞之喜可知也况夫親任茲土而樂觀厥成哉不朽之德余於崔氏叔任有厚慕焉崔生啟後字仲虬係監生其叔國光字賓五隸拙菴係貢生任上眷字德菴係監生皆本邑東鄉國人素有善行爲鄉里所推許所建橋面兄三十二丈濶二丈一尺高四丈三尺洞五每洞口三丈七尺又以餘貲平治橋邊石路計八十餘丈更名大成洵乎其大成矣

雙溪橋記

宋 敦

寧國古宛陵郡也。郡以水得名，宛水繞郭，迤東台，句水向北。又東爲雙溪，溪爲往來孔道，溪流湍急，一遇霖潦，泛濫不知。畔岸行者，濡首病涉，橋之建也，始於明正德四年。主簿李君文捐貲，創造民威德之，因名其橋曰李公橋。竇待詔汝成記其事，侍讀施閏章復泐之於碣，以志不忘。自時厥後，一葺於司理張君再葺於陳君，迄今百數十載，橋下北趾被衝，陡深一丈餘，橋孔傾去兩大半，洞橋之上，闕軒石面，罕有存焉。尚賈行旅，時切漂溺之虞，向之所謂扶剛翼接，蟠腰鯨背者，行且蕩爲巨浸矣。釋是不修，李君之成績不幾於泯滅乎？余典郡以來，顧視感然，而貲費無出，又苦於無產，可蠶會臺司，撥行勸諭，爰乃協同邑令，詢於介衆，皆以爲便。遂擇紳士耆民，牛之材，善可信任者，共庇其事。而生員劉受麻，實董其成。宣旌二邑士民，輸將恐後，度材命工，量能授事。余亦以時至其地，稽其勤惰，謀其殿最，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之望，鑿手於十八年之六月。計於橋北，脚下斜封石壩一十三丈，有奇，高之下，補洞石四楹，軒具備，其工費一千兩有奇。是役也，不煩徵發，不費公帑，民不告勞，力不告廣。兩年之內，翼然屹然，煥乎一新。庶幾李君之成績，不至於泯滅，而民其永

賴矣乎劉生等請記於余余惟李君一縣僚幕職耳而能周力郡造以底於成余之爲是舉也不能不借助於將伯余之抱愧於李君遠矣雖然余得藉手於紳士告厥成功以復舊貫則余之竊比於李君有厚幸焉而此都人士之竭蹶赴功驅勉從事俱不可以不書也遂從而爲之記時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菊月吉日立

### 重修關壯繆廟記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忠肝義胆照耀千古其奉祀立廟也自北宋始自時厥後靈應懋著王封帝號歷代有加侯之廟食像設殆遍天下我

國家應天撫運懷柔百神而於侯獨尊崇備至郡邑所在奉勅建祠迫封三代設立木主於後殿春禴秋嘗同日祭享雨禴之奠備物備器幾與

宣聖埒蓋侯之心地節旆與日月爭光乾坤台撰鬱抑於當年而大發越於昭代此天道之固然亦曠典所未有也寧郡故有壯繆廟在城南鼇峯前康熙年間郡司馬鄭君載殿所創殿廡門樓制度畧備闕歲既久傾斜支撐凜然欲墜春秋登享稜設於城隅會館中委巷鼓雜方位又復北面而背不合甚小稱

朝廷顯揚至意以歲之不易未遑與作比者時和年豐百廢粗舉  
爰同宣城令貴君謀所以由舊者首先捐俸倡導紳士鳩工  
經始正殿後廊修葺逾半而經費不敷未湏於成邑商金嘉  
合等僉起而言曰脩復遺廟均遠神惠我儕素願也庸敢協  
力贊襄以昭報賽公其許之乎余鑒其忱重為所請乃為之  
勾會計備俾樂輸者親董其事不以一錢假胥吏手散舞就  
功不旬月而告竣祠廟肅然樓閣翼然堂宇歸然脩建後殿  
三楹奉侯三代木主於其中又於正殿旁置齋室一傍為承  
祭者盥沐所締構堅緻形製駁蔚規模巍煥有加於舊夫宣  
於三國時為孫吳丹陽郡或謂遺恨在吞吳侯之宿憾未平  
也而抑知追封亭祀廟貌森嚴歷世相仍欽崇一致况今者  
受命

上帝庇護  
真主普天

率土罔非賜履率然起敬實式憑之則侯之我將我享而  
福祐我人民也不且暢然其滿志哉而又何說焉邑人曰善  
請書之石以記於後余嘉邑人士尚義存肩而重喜宣令之  
相與有成也遂繕而為之記其捐脩感事諸姓氏具在碑陰

重修朗陵城垣碑記

陳應璣

知縣

國家承平百餘年四海又安金湯鞏固誠遠古治矣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七載奉

太后安輿重幸江浙省方間俗爰咨各土重計守臣以城垣宜修進  
制日可下其議陵在奏焉稽陵爲漢春穀區昔無城至前明正德間  
胡尹置四門嘉靖之際却尹始建萬曆時沈尹復增之其規  
制外輒內土今丈得率長一千四百九十三丈有奇高二丈  
城爲上游山水涵繞分派流西南開徑城內合注北關會漳  
淮水以達江康熙五十二年宋公與邑紳捐助重修後數歲  
衝刷幾無完者前尹屢請於各憲皆報可未就役庚辰冬予  
奉

命來莅斯土邇遣閱視每念厥功維艱起癸未倣至乃按規召匠計  
工度材估詳通拆全修制惟舊而功惟新樂輸者恐後報捐  
者不輟共得金三萬疇撥濟者亦如其數經費既定延紳衆  
劉融汪清劉峻王大鶴汪邦選何掄揚曹夢箕葉大薦等率  
作興事若司土木慎厥材若任甄石稽其料若驗器具考課  
夫勸清予日與縣佐督察諸役自春徂秋天應於上雨暘者  
也人懼於下作息優也不終虞告厥成老幼扶杖提挈來觀  
力欣相告日白今以始其惟無疆之休惟無疆之恤哉維茲  
三十年春

聖天子復奉

太后安輿來巡守臣以此復厥

命茲可知已帶礪永垂陵之厚幸與予之適逢與拜手以紀諸石